

从两宋到明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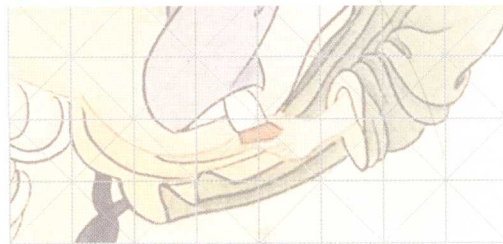
王威 著

性的历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易经·序卦传》



五千年饮食男女 中国版《性学报告》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易经·序卦传》

性的历程

从两宋到明清

王威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的历程:从两宋到明清/王威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 - 7 - 216 - 06880 - 2

- I. 性…
- II. 王…
- III. 性—文化史—中国—宋代~明清时代
-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4052 号

性的历程
从两宋到明清

王 威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284 千字
版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880 - 2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3.75
插页:2
印次: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导 言

自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有文字记载的文献显示，中国人曾经有一个激情澎湃而又鲜活的时代。

“四书五经”成为中国人教育的基础。以天道来阐述人道并由此引发的激烈而又互相矛盾的大辩论，使得中国人的性文化性观念在此期间成型。

于是把性交譬为“云雨”，这是因为他们把女子的肚腹看成是土壤，把男人的精子看成是种子，如果没有云和雨，自然也就没有收获。

总之，天和地、阴和阳、男和女要交合才好，才是事物的生机。这便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儒家的观念，那么阴阳则是道家的坚持，在道家构建的朴素哲学里，阴阳，可以解释一切事物。一切事物可以用阴阳分开，一切事物和谐相处甚至合二为一也是因为阴阳。阴代表女性，也象征寒冷、黑暗、疾病与死亡；阳代表男性，象征温暖、光明、健康与生命。阴阳和谐使万物井然有序，阴阳不谐会引起疾病与死亡。

所以呢，男女不做爱，阴阳就不协调，简而言之，就是没有“天理”了。

最后，值得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那样，中国文明受到它自身的古老性、早熟性和连续性的影响很大，在性文化方面也是如此。

从秦朝一统六国到汉朝的对外扩张，中国人在由分封制转型为郡县制的军事帝国过程中，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阵痛，其后第一个大分裂时代来临了，经过漫长的四个世纪，最后进入隋唐的贵族帝国时代。

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上最复杂的时期之一：一方面玄学的发展力图摆脱经学的控制，佛经进入中国了，其所带来的思想引来本土思想激烈的围剿；另一方面，长期的分裂状态，为汉文明寻找更多的发展路向提供了可能。在此期间，性文化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缓慢地演进。就两性关系而言，男方对女方的控制越来越紧密。在阴和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影响下，在一个被设想完美的宇宙帝国之中，建立全面秩序的鼓吹者们（阴阳家、儒家和法家、道家）联合起来，一点一点地侵犯个人的私密空间。

这是个不好的开始。

房中术在此时蔚然大兴,最重要的理由当然还是广嗣种子。但是,它并不仅仅挂靠在医学之下,因为它所笼罩的范围,明显又比医学的范围还广阔,一会儿是“天下至道”,一会又是“通于神明”。

还精补脑、采阴补阳等等在现代人看起来奇怪的概念于焉悄然成型,其影响力一直延伸到民国。

公元 581 年开国的隋王朝结束了自东汉以来长期的分裂状态(其间西晋王朝曾维系了时间不长的统一)。但是这个隋王朝在二任帝杨广的肆意挥霍下,很快陷入全国混战,在经过惨烈的厮杀之后,奉杨广之命在太原防守游牧民族的将军李渊在长安建立了新的唐王朝。

在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整合了北朝的社会和政治传统,以及南朝的文学和艺术遗产,从而产生了一个几乎全新的政府。在李世民治下的“天可汗”时代,对整个东亚乃至于全世界都施加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欢迎从外国来的一切。中国的光芒也从未如此光辉灿烂过。中国人从未如此自信过。

然而,安史之乱的发生,使得儒家知识分子在事后总结历史经验时,认为这个王朝因对外开拓而受伤,应该寻求建立一种更稳健的更为内敛的国家型态。

因为开放,这一时期的性观念是如此的大方,以至于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颇有烦言。

在这段时间,房中术的发展却停滞了。这是因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房中术的大厦已经巍巍耸立,各种概念已经得到较为完善的铺陈,使得后来者难以开拓创新。再有一点,就是任何文明抵达了它自身的成熟期之后,往往在学术上停滞了,即便有所发展,也要托古,而没办法发展的时候,就去复古。

于是医学家们开始全面接管房中术,虽然接管的时候,还是没有抹去道家的痕迹,当然,也无法完全地抹去。

总之,旧瓶开始装上了新酒,滋味虽然大同,细微处却有小异。

当赵匡胤决定建立一个完全由文官主导的政府宋王朝时,他自身可能也没有料想到,自己一下子把中华文明推向了全世界的巅峰。在公元 1000 年前后,中国迎来了第一次“文艺复兴”,把欧洲文明完全地抛在后面。由文官主导的政

府使得中国人从内心深处深信，中华文明是具有永恒性的，这一永恒性留驻在政治型态、基本制度、经济、思想和技术等各个层面上。这种自信使得哪怕是被异族入侵，乃至国家灭亡，知识分子们也没有丧失信心。

基于这种自信，随后的元帝国的解体和明王朝的建立仿佛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并由此实现了第二次“文艺复兴”。

宋代也是一个女人自愿裹小脚的时代，以至于男人作为美的欣赏者，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自然地在诗词里赞叹女人的美。宋代的男人们写起诗词来，对女人是那么情意绵绵。然而，我们知道，任何时代都有一小撮借着道德名义敌视美、敌视浪漫的老头子，他们嘶哑着嗓子高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每个看到的人，都免不了要嘲笑他们的痴与呆。

我们知道，这些老头很生气。

我们还知道，老头们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可以说，理学道学的兴起，在宋明两朝的兴盛并不是没有原因，宇宙论和伦理学在儒家知识分子的手上，似乎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因此理学道学进入每个臣民的生活空间，并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只有在理解了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一方面整个中国无处不有贞节牌坊，而另一方面，黄色小说又近乎泛滥。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漫长朝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头，专制主义和正统思想的有害影响互相配合，窒息着思想的自由发展。

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这是一个文化重建的时代，同时也是军事和外交发展的时代。从全面内敛到全面扩张，这个王朝在小心翼翼地寻找自己的性格。他们在成功击退了蒙古之后，终于选择了收缩和防御。这一个似乎是文化贫乏、在艺术和文学领域缺乏独立精神的模仿时代，突然间在它的最后几十年间，经历了思想新方向的开始（或者说离经叛道的开始），小说这一历史上不入流的文学形式奇异地崛起，对新学实学产生从来未有的兴趣，并由此实现了第二次“文艺复兴”。

因此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大都会花榜（妓女选美活动）之复炽，让女色被放置于公众场域中，被公开观赏、品评。在此品赏中，女色就不只是作为一种私人情欲的投注对象而已，而是在与地域文化相结合之后，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

而另一方面，作为相反的一面，著名的哲学家李贽在麻城讲学时，将他和梅

澹然等女弟子讨论佛学的往来问答刊刻流行,内容全是谈论佛学,没有半点违背礼教之处,但这本小册子是他与诸女弟子的问答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惊世骇俗,足以成为罪状了。事情演变的结果竟是李贽以七十之龄自刎于囚牢之中。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又将如何看待这些事实呢?

几乎形成极大的讽刺的是,清王朝虽然以异族的身份入主中原,然而在康熙和其继任者的努力下,这个覆盖了亚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大清帝国,成为了世界上财富增加和人口发展最快的国家。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尼泊尔、缅甸、暹罗、越南、菲律宾、朝鲜),几乎都承认了大清王朝的宗主权。

与此同时,经典研究和汉族文学掀起了新的高潮。训诂学家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检讨一切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经典文献,“四书五经”首当其冲。比如有一位叫做汪中的学者甚至把孔夫子从圣人的宝座请下来,将他归于诸子百家中的一位。崔述拒绝上古三皇五帝的传说,袁枚则把《诗经》中的国风视为普通的情歌。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太平天国的运动和西方科学文化的进入,一个灾难重重的年代开始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地盘上第一次感到手足无措,在清王朝的经济和社会走向崩溃的前夜,一种进步和充满希望的未来也在鼓舞着人们。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有着阴阳两面。具体在性文化的层面上,一些口耳相传的黄段子显然揭示了中国人“阴”的一面,反映出了潜藏于内心的情色意识。当它们被说出来时,往往会起到纾解和升华内心焦虑与情欲冲动的作用。事实上,借助笑话,发挥狂野的情色想象以巧妙地绕过礼教禁忌,并不需要以颠覆社会伦理为代价,反而可以舒缓礼教对情欲的压制,使欲望找到宣泄的出口。

以“天下第一淫书”而论,曹雪芹借笔下的贾宝玉提出了“意淫”这一概念,这大抵相当于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精神恋爱”这一概念。如果就此而言,中国人的感情生活确实比较失败啊,精神恋爱确实来得太晚了。

总之,在这个最坏和最好的时代,一方面是上海租界名媛选举的兴起,另一方面则是家家户户都挤满了缠足的女子。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文化仿佛是没有坐标的航船,在漫漫的黑夜中,尚不知晓要前往何处……

文官政府时代的性文化(上)

(宋元时期)

●思潮

存天理去人欲——理学的第一株大毒草 / 2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学的第二株大毒草 / 5

男女本应平等对待——宋代的女权主义者袁采 / 8

《救风尘》——元代女性意识的苏醒与局限 / 10

断其钻刺之根,塞其迎送之路——道学兴起对男风的排斥 / 12

“五不男”与“五不女”——中医与佛学的融合 / 14

女法水,男法火——宋元时期的性医学 / 17

●仪制

志节终始,凛凛乎不可夺——宋代妇女的地位 / 20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宋代士大夫的男女地位平等观 / 23

夫妇齐体,奈何殴致死耶——唐代与宋代的女性哪个地位更高 / 25

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宋代夫妻的和合之美 / 28

●掌故

此守礼谨严处女也——开封守官庙的来由 / 31

三姑六婆——古代少数职业化的女性 / 33

误生害命,其罪尤多——中国古代职业女性接生婆 / 35

三瓦两舍的风流——宋代的妓女们 / 37

花阵酒池,香山乐海——繁华的东京城 / 39

- 惟有朝云能识我——宋代家妓的命运 / 42
- 海棠应恨我来迟——宋代文人与妓女的爱情故事 / 44
- 奉旨填词柳三变——娼妓与宋词 / 46
- 曲的时代——官妓没落之章 / 49
- 谁知花有主,误入花深处——宋代太学生的嫖娼 / 52
- 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没有宦官之祸的宋朝 / 53
-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女子缠足之始 / 55
- 载不起盈盈一段春——缠足之害 / 57
- 何以有鬼交之病——传说与现实之间 / 59

文官政府时代的性文化(下)

(明朝时期)

● 思潮

- 妇珍名节,士重廉隅——明清礼教与儒教传统的冲突(上) / 64
- 名教罪人——谈谈明清两代贞节观念绝对化的现象 / 67
-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从名教一变而为情教 / 70
- 放的是文明,缠的是野蛮——缠足观念的演进 / 72

● 仪制

- 世有贤主,务达其理——礼教影响下的古代家庭中男女的关系 / 75
- 无礼不如死——《明史·列女传》中的女性群像(上) / 78
- 骸骨俱烬,唯心独存——《明史·列女传》中的女性群像(下) / 81
- 厂卫制度——明代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 / 84

● 掌故

- 阴气郁结的洪武年间——明代初年之娼妓 / 86
- 花月春风十四楼——秦淮两岸的风流 / 87
- 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明中期繁盛的市妓 / 89
- 嫖出心得来——明代的嫖经《青楼韵语》 / 91

目录

性的历程

- 谱名花而俪色——明代的花榜 / 93
- 偏好后庭花的滋味——闽人酷重男色的风气 / 95
- 娶妻养子的太监们——宦官宣淫之迷 / 97
- 妓鞋行酒——缠足的审美观念 / 100
- 请你尝尝断笋尖——金莲学的发达 / 101
- 男经四至,乃可致女九气——前戏的重要性 / 104
- 指头儿告了消乏——手淫趣话 / 106
- 三十六宫皆是春——古代女性的自慰史 / 109
- 扒灰、乌龟、绿帽子——明清时代的性隐语 / 114
- 白虎星之谜——克夫的魔咒 / 116
- 落红不是无情物——略论处女情结 / 119
- 按月通经的陈妈妈——古代女子的月经 / 121
- 女子无才便是德——古老而又莫名其妙的观念 / 124
- 昔日长安醉花柳——中国的性病传布史 / 127
- 鬻打胎绝产之为业者——明代妇科与产科的发展 / 129
- 李贽之死——礼教的叛逆者们 / 132
- 赋形不同,各如人面——明代的房中术典籍(上) / 135
- 吹牛性学专家邓希贤——明代的房中术典籍(中) / 137
- 洪基的《摄生总要》——明代的房中术典籍(下) / 140

最后一个儒家帝国的性文化

(清朝时期)

● 思潮

- 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故事 / 144
- 从戴震到谭嗣同——礼教的敌人们(上) / 146
- 从戴震到谭嗣同——礼教的敌人们(下) / 149
- 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晚清时代的女学风潮 / 152

目 录

性的历程

● 仪 制

- 令下之日,人皆流涕——清初的禁娼运动 / 154
- 当娼者,合家剿洗——太平天国的禁娼 / 156
- 旌门之制——谈谈明清两代的贞节牌坊(上) / 159
- 观坊之多而知风化之美——谈谈明清两代的贞节牌坊(下) / 161
- 金莲要小,牌坊要大——徽州的贞节牌坊群 / 165

● 掌 故

- 游船数百,震荡波心——南妓风流 / 168
- 书寓长三——晚清最后一抹风流 / 170
- 残桃爱未终——清代文人的男风 / 172
- 韩家潭畔弦歌杂,陕西巷里灯火明——八大胡同往事 / 174
- 我为变童狂——清代兴盛的变童热 / 176
- 金兰会与“磨镜党”——清代女同性恋团体 / 178
- 弃绝人纪,下同禽兽——明清天主教在同性恋问题上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 181
- 欲进皇宫,挥刀自宫——官刑的发展 / 183
- 虫蚁一般之人——清代宦官的处境 / 186
- 一只绣花鞋——明清小说中的小脚奇观 / 189
- 《红楼梦》的意淫——中国式的精神恋爱 / 193
- 冰凉渍湿一大滩精——梦遗是否有害 / 196
- 丑痛之声,流闻于外——明清时代的避孕之法 / 199
- 有孕两三月而自毒其胎者——明清的堕胎之法 / 201
- 一硬就是十日——《笑林广记》中的黄色笑话(上) / 204
- 快些开了荤罢——《笑林广记》中的黄色笑话(下) / 207

后 记 / 210

宋元时期

文官政府时代的 性文化（上）

把『古人欲』简单等同于禁欲主义，等同于不许做爱，那是对程朱理学最大的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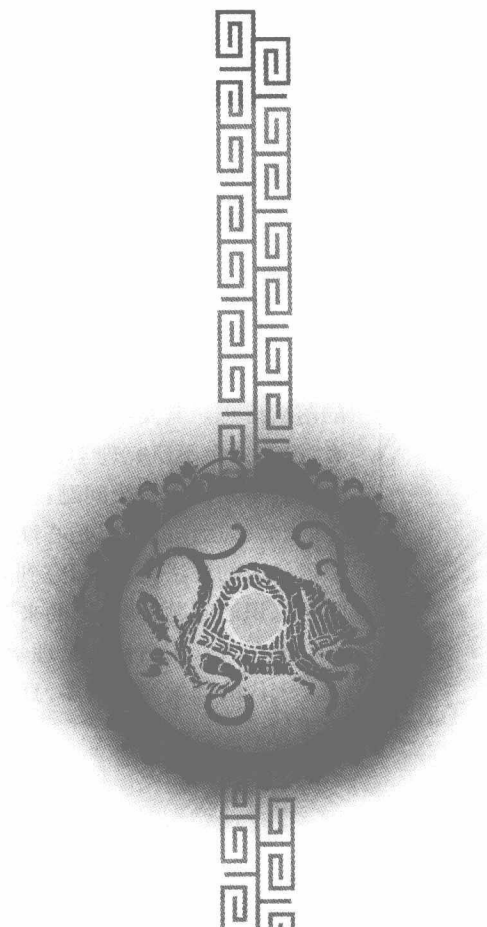
在宋代的人情风气之下，社会舆论要求女子守节的远远少于要求改嫁的。

为了生活，接生婆几乎什么工作都能接受。

宋代妓女落籍从良，后嫁给官员、文人为妾的现象很常见，更有被赐予命妇封号者，显示出整个社会的宽容。

士子和商人两大群体的需求构成了东京娼妓业这一畸形行业的飞速发展。

缠足之过，甚于刑罚，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 思潮

存天理去人欲

——理学的第一株大毒草

把“去人欲”简单等同于禁欲主义，等同于不许做爱，那是对程朱理学最大的曲解。

理学又称做道学。今天网络上很多愤青开口闭口就痛骂宋儒的理学，认为宋儒很虚伪，证据就是下面的两句话：一是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二是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其实虚伪不虚伪属于道德问题，而理学是哲学，哲学从本质来讲，是看世界的眼光、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跟道德与否可没有必然联系。宋代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这个思潮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大跃进。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很早熟，从先秦的时候就很大，但是有个特点，就是演绎起来一点也不讲究逻辑性，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全是结论，根本就没有推理的过程。所以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一下子把所有中国人都震撼了。哪怕再怎么讨厌佛教理论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佛教在阐述道理上所运用的方法手段，按照今天的概念，就是逻辑。

那么到了宋代，天下太平了，皇帝也很看重文人了，商业也发达了，科技也进步了，哲学作为一切学问的明珠呢，就要被擦亮了。

很多人一谈起理学，就认为它是一门迂腐的学问，是灌输封建教条、毒害读书人的落后思想。其实在宋代，理学是最活泼不过的了，基本上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学者，没有一个不研究理学、不认可理学的。理学所讨论的问题，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

它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研究宇宙是怎么诞生的、怎么运作的。二是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如果按照现代人的说法，就是研究到底有没有灵魂、什么是思想、什么又是意识等等。第三则是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现在大家明白什么是理学，为什么叫理学，为什么理学又叫做道学了吧。

宋代的理学流派很多，真要谈起来，得花三天三夜。我们这里只讨论前面提到的那两句话。

“存天理去人欲”这话,追溯其源头,出自《礼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

由其生发出来的“理欲之辩”,可以说是宋代理学家们很热衷的话题,程颐和朱熹曾一先一后地演绎过——

“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是程颐在《二程遗书》上的说法。朱熹则在《朱子语类》上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程颐和朱熹其实强调的是作为人类,其人性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往往为自己的私欲所蒙蔽,因此看不到自己的真实面貌,而不能认识和接近真理。所以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又说:“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

实际上,这种思考对人的提升很有益。基督教《神学大全》的作者、著名神学家阿奎那曾说过一句类似的话:“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

所以,我们不能把“去人欲”简单等同于禁欲主义,等同于不许做爱,那是对程朱理学最大的曲解。理学最主要的目的应该说是强调坚持道德自律时所必然升华的人的光辉,这恰恰不是对人性的禁锢,而是对人性的尊崇。

当然了,我们也不必否认,人有很多欲望,而性欲又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欲望,所以“去人欲”往往“去”来“去”去地去到性欲头上。

我们这里不妨先来看看明代黄淳所撰写的《吾师录》上关于宋代名臣张咏的故事:

乘崖(张咏)帅蜀时,仕蜀者不挈家,止带给浣濯缝纫二人。乘崖悦一姬,中夜心动,绕屋而行,但云:“张咏小人,张咏小人。”后稍令自近。及将归,出贴子议亲云:“某家室女,房奁五百千。”以礼遣人,果未尝有犯也。

关于张咏这个人,现代人可能知道的比较少了,他在宋代可是文武双全的典范,曾经镇压过王小波起义,又一手创立了“交子”制度。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可以说是他治理四川时的一大政绩,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那么关于上面那个故事,诋毁理学的专家们可是如获至宝,认为一个男人内心充满了性欲,因此彻夜难眠,辗转于屋内,不断自责“小人”来排泄心中理性和情欲之矛盾,明显是一种“虚伪”。也就是说张咏应该猛扑上去,直接搞定,才很“真实”。论起来,张咏当时的身份相当于四川省省长,在他那个时代,他要搞定一个女人,完全可以手到擒来,然而张咏却拼命克制自己的冲动,像这样的男人,我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宋代,与张咏这事相近的故事可以说有的是,又如《蕙田拾英集》上记载:

赵清献公帅蜀时，有妓戴杏花，公偶戏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几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声呼曰：“赵抃！不得无礼！”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后出，曰：“某度相公不过一时辰，此念便息，实不尝往也。”

这位赵清献公即赵抃，是景祐进士。他任御史时，弹劾不避权贵，时称“铁面御史”。他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知成都的，官衔和张咏相比，只高不低。并且他所遭遇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妓女，而不像张咏遇到良家妇女还有坏人名节的顾虑，可是这位理学大人，在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时候，最终还是放弃了。

他是不是虚伪呢？从跟随他多年老兵的话就可以看出，赵抃很多年来在男女关系上一直是很严肃的，从不乱搞，这次动心完全是破了先例。

确实“去人欲”，不论这欲是什么欲，从广义上来说，都是有违人的天性的，然而如果要满足每个人的天性的话，那肯定是天下大乱了。而且禁欲本身就是和自己作对，肯定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宋代周密在《癸辛杂识》上就直接指出：“盖起初未始不出于勉强，久乃相忘于自然。”

任何道德自律都是基于极大的牺牲精神，是吃苦而非享乐。既然是吃苦，中国人又向来认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于是难免走极端，把这个苦吃过头了。这里且看一明一清两位大理学家是如何自我修炼的。

一个不大出名，是明代的黄绾，在《明道编》中，他便记载了自己在修身过程中的“吃苦”事迹：

予……久而方觉其非，悔恨发愤，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又以绳系手臂，又为木牌，书当戒之言，藏袖中，常检之以自警。如此数年，仅免过咎，然亦不能无猎心之萌。由此益知气习移人之易，人心克己之难。又久而思之，圣人之学，以诚为本，诚之为工，以毋自欺为要，毋自欺之实，皆在独知之中致力，虽衽席之上，不可忽也。今不觉白首，历数十年犹未足以纯德明道，其可惧何如哉！

这“苦”一吃就是十几年，这样的“虚伪”恐怕不是一般人能虚得来、伪得来的吧。

再看清代的这一位，也就是近年来在社会上特别吃香的曾国藩。根据《曾文正公手书记》的记载，有一次他前往朋友家应酬时，因为朋友的女眷长得漂亮，他忍不住多瞄了两眼，回家之后，他就马上深刻检讨：“在彼应酬一日，楼上堂客（朋友家的女眷）注视数次，大无礼。”这样的记载，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可不仅仅只有这一桩，这个“吃苦”啊，可是要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

那么为什么理学家在后世的面目都是可憎的,即便是儒家内部,也有很多人对理学家们非常反感呢?这里我就不用很复杂的理论去论证了,就通过人情之常来说明一下。有一种人,特别爱清洁、讲卫生,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多数人不喜欢这样的人,并直接认定对方有“洁癖”——这肯定不是什么褒义词。洁癖者为啥被人讨厌呢?那就是他的出现,让其他的人感觉到束缚、不自由,并且不得不迁就他,因为洁癖者的理由是无懈可击的。

此外,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道德自律者都有努力做圣人的倾向,我们还知道,圣人一在人群中出现,往往以身作则,要将他的影响力辐射出去,也就是要感化众人。可是通常谁也不能忍受别人居高临下地俯视自己,而理学家们恰恰都试图以圣人的形象出现,所以不被大众讨厌几乎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理学家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太合时宜的一群人,所以在很多笔记上理学家的形象是很糟糕的,明清两朝,嘲讽理学的笑话不少,比如下面的故事——

昔有某教官五十续弦,门生醵金贺之,入夜偷视所为,以为交合断无用其伪道学也。教官顶戴袍褂入房,移双烛于床前,将新娘扶坐床上,举手解其裤,分其两腿,高举之,详视其私,点头赞叹,于是退三步,恭对牝户长揖者三,祝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某老矣,今日不负唐突夫人,而施及下体。闻者匿笑不置。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理学的第二株大毒草

宋代社会对妇女改嫁问题,并没有形成像后来明清时代的强制风气,理学家的言论影响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出自程颐的《河南程氏遗书》,原文如下: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

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如果照着字面上的意思呢,程颐显然是对妇女改嫁持极严格的态度。然而具体落到实处呢,程颐自己作为一族之长,也没有禁止住自己家族中侄媳的改嫁。可见他本人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所强调的是人的尊严、女人的尊严,认为女人不应该仅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请注意,不是性欲问题)而改嫁,而失节,这里的“节”,当然指的是三从四德那一套。然而三从四德由来已久,已不需要程颐再次强调。因为在宋朝,三从四德已经是常识了,是各种女教的书都倡导的社会规范。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程颐这段话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女方。他的意思很明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言,男人娶寡妇为妻,也是一种失节行为。而他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对传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思想观念的一种继承、弘扬,重点在于强调道德自律,而非鼓励男女大防。很多人总是抓住字面上的意思大做文章,属于死读书、书读死、读死书。更可恶则是有些人明明读懂了,可是在阐述的时候却恶意曲解。

那么第一个曲解程颐意思的是谁呢?是朱熹。

在程颐去世了将近70年之后,朱熹有书信致其友人陈师中,信的内容是讨论陈师中妹妹的改嫁问题。陈师中是宰相陈俊卿第二子。他的妹夫郑自明刚刚去世一年,妹妹就守不住了,准备改嫁了。朱熹在信上是这么说的:



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憚翼成之也。

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况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措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不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与陈师中书》)

这封信上所提到的“柏舟之节”,典出于《诗·邶风》的一章,《毛诗正义》说:“《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

整封信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说陈氏丞相门第,在处理子女的改嫁问题时,应当高于整个社会的标准,以作为表率。写完这封信之后,朱熹可能已经预感到没有太大效果,索性也直接给陈师中的父亲陈俊卿去信一封: